



涪陵八景今何在

□重庆晨报特约撰稿 冉启蕾



涪州大地，历史悠久，人文厚重，地灵人杰。

因乌江古称“涪水”，巴国王陵多建于此，涪陵故名“涪陵”，后建州于此，更多人喜称它为涪州。涪州修志始于清康熙年间，为邑人刘之益等纂修；其后冯懋桂等曾重修；清乾隆、道光等年间，专门有修志官进行续修。千百年来，智慧博学的涪州人将涪陵的志书一代代修编下来，从未间断，其中涪陵八景更是引人注目。

如今，人们遗憾地发现，曾让涪州人骄傲和自豪的涪陵八景，有的因环境变了，有的因地名改了，很难准确地寻觅到它的踪迹，再也难得一睹它的芳容。今重提涪陵八景，是想让后人记住那段历史，记住那些饱含乡愁的老地名。

黔水澄清

乌江古称涪水，在涪陵汇入长江。由于源头来自贵州，故又名黔水，这是至今涪陵仍保留完整的景观之一。

《涪州志》记载：“凡水（乌江）所经皆岩乱石，所会皆清流山泉。故常渊澄清可鉴毛发，春涨方兴，与蜀江会于城北，一碧一红，合流数里……”如今看来，乌江的澄清，除来自千里青山中的清流山泉外，还与流经广大的石灰岩地区分不开，因为石灰岩有净水的作用。乌江的特点是绿，任何时候都是绿色的，绿水青山令人赏心悦目，也人心醉。

涪陵城地处长江和乌江的交汇处，长江水和乌江水在此交汇后滚滚向东流淌，即便是春夏季节的洪水期，无论洪水再大再猛，乌江水永远都是碧绿的。如今，人们站在涪陵两江广场栏杆处，或伫立于长涪江滨江长廊上，都可以把黔水澄清尽收眼底。

桂楼秋月

现在的涪陵人，都知道有个秋月门，但知道此处曾有桂花树、桂花树旁有望月楼

的人却不是很多。那时的桂月楼是涪陵最繁华的地方，是涪陵的文化、经济中心。秋天的夜晚，人们聚集在此，喝茶、聊天、赏月，很是惬意。于是，早在清康熙年间就自然成了涪州八景之一——桂楼秋月。

如今，随着旧城改造，当年的秋月门已被开发成高楼大厦，仅留有一台地，取名为秋月台，供人们观景怀古。城内有不少商家仍在沿用秋月元素作为招牌，“桂楼秋月”并未从人们的视线中消失。

荔圃春风

荔圃，指涪陵城西长江边上的荔枝园。清乾隆年间，每到春天时节，整个园子一望无际的荔枝花竞相开放，香味沁人心脾、千姿百态的蝴蝶翩翩起舞、和煦阳光令人流连忘返，这里是涪陵人最向往的地方。因此，荔圃春风成为涪州八景之一。

“长安回望绣成堆，山顶千门次第开。一骑红尘妃子笑，无人知是荔枝来。”晚唐诗人杜牧的咏史绝句《过华清宫》，千古传诵，老幼皆知。当地人都知道，涪州荔枝才是真正的“妃子笑”。

长江边上的荔枝园早已荡然无存，但文人墨客留下的千古诗句还在传颂。如今，当地政府花大力打造荔枝文化，在距离原荔枝园十数里的南沱镇睦和村建起了新的荔枝园，已成为当地乡村振兴与文旅结合的一个新亮点。2023年6月，当地在原荔枝园的旧址（现涪陵江南公园）立起了一组巨大的荔圃春风牌坊，上面刻有从全国征集来的楹联，旁边塑有多组关于荔圃春风的铜质雕像，一些有关荔圃春风的舞蹈、诗歌、音乐作品也相继问世，寄托着人们对荔圃春风的满腔情怀。

白鹤时鸣

人们都知道涪陵滨江路上有个白鹤梁水下博物馆，但却不一定知道它的来历。在远古时期，当地百姓看好的不是那里的水纹，而是那里的白鹤——每到黄昏时分，成千上万只白鹤聚集在那道石梁

上，发出的鸣叫声传至数里之外，于是这里便成了涪州的一大景观。之后，著名诗人李白、杜甫、苏轼、黄庭坚等，在石梁上留下大量诗赋，使白鹤时鸣更加闻名。

随着三峡大坝的修建，“白鹤时鸣”已永远沉入江底，但游客仍可走进白鹤梁水下博物馆，通过水下廊道和玻璃罩，观看白鹤时鸣的景观。那组白鹤时鸣石刻仍清晰可见，目前白鹤梁水下博物馆正在申报世界自然遗产，白鹤时鸣也会永远保留下来。

鉴湖渔笛

鉴湖是白鹤梁与长江南岸之间的一段水域，常年平静如镜，与另一面奔腾咆哮的长江水形成鲜明对照。鉴湖环境清幽，风光绮丽，打渔人吹着笛子满载而归的情景让人向往。鉴湖渔笛与白鹤时鸣、北岩胜景等名胜交相辉映，曾是水陆旅游景点比较集中的地方。

如今，鉴湖渔笛已从人们的视线中消失，岸上只留下一块牌子——“鉴湖渔笛原址”。两年前，涪陵舞蹈家协会创作演出了一台诗舞剧《神话白鹤梁》，有一幕是专门描绘鉴湖渔笛的，唤起了人们对鉴湖渔笛的无限遐想，受到一致好评。

铁柜樵歌

铁柜指铁柜山，今名北山坪，在涪陵城长江北岸，与涪陵城一江之隔。据南宋《舆地纪胜》载：“铁柜山在州北五里，屹置如柜，相传武侯即屯兵于此，故名。”

随着时间的推移，铁柜山变成了森林，那一带是樵夫们打柴的好去处，傍晚时分，他们满载而归，悠闲的山歌夹杂着运柴的



廉则吏不敢欺。公生明，廉生威。京江国璋錄。”

译成白话文就是：衙吏不畏惧我严厉，却畏惧我清廉；百姓不服气我的才能，却服气我的公正。我公正了，那么百姓不敢怠慢；我清廉了，那么衙吏不敢欺侮。公正产生严明，清廉产生威信。

其实，这段话是中国历史上著名的官箴，为明永乐年间理学大师曹端和天顺年间清官年富先后创作而成。国璋能以此治印，时刻警醒、反省自己，作为一名封建社会的官吏，实属难能可贵。

被误解为姓江

此印最后五个字“京江国璋錄”，曾引发了一些误解。

我收到赵博士发来的照片，邀请江津著名文史专家罗昌一先生一同欣赏。罗昌一曾任聚奎中学副校长，罗老先生对我说：“国璋姓江，叫江国璋。”不过，我对此有不同看法。

国璋是个廉吏，也是一个徐霞客式的文人，著有《峡江图考》《重庆府治全图》《江北舆地全图·题识》等。因其家族驻防京江（今江苏镇江），且京江又是他籍贯所在地，所以他常依当时习惯，行文落笔时常在姓名前加上籍贯。所以，他在印后署名为“江国璋”。

同样，在《峡江图考》中，他的落款也写作“光绪十有五年嘉平月京江国璋识于彝陵差次”。在《中国边疆图籍录》《长江上游航道史》《舆图要录》等书中，均署名为“江国璋”。

如此一来，便误导了不少人，给国璋加上了一个“江”姓，误成了“江国璋”。

书法家三任江津知县

□重庆晨报特约撰稿 庞国翔

移官他县。

第二次任江津知县时，国璋做了一件功德无量的事，促成了聚奎书院的建成。后来，聚奎书院发展为聚奎中学，成为百年名校。

清光绪三年（1877年），国璋以重庆盐务官员的身份来到江津县（今江津区）白沙镇。他对白沙盐商邓石泉出资兴办的聚奎书院大为赞赏，但书院因经费困难已半途停顿。国璋和邓石泉一起到黑石山了解情况。邓石泉半开玩笑地说：“如果以后你再任江津知县，希望你这个父母官多多扶持。”国璋回重庆时，邓石泉送他到码头，再三请求国璋把修建聚奎书院一事放在心上。

这话还真被邓石泉说中了。三年后，国璋第二次调任江津知县。上任不久，他察看了仍在停工的聚奎书院，决心支持办成聚奎书院。第三天，他亲撰了一篇为聚奎书院劝募的文章，最终募集白银五千余两，并命刘炳森为监工，重修书院，院舍很快竣工。

在江津知县任上，国璋勤政廉洁，秉公断案，严惩贪官。他查到县衙粮房小吏梅魁贪赃枉法，揭开了一桩窝案。没收梅魁在郑家坡、白鹤井等地的田产，作为聚奎

书院和县城几水书院的办学基金，聚奎书院终于建成。不想第二年年底，国璋再次调离江津。

十年后，国璋第三次任江津知县。他体察民情，裁讼公允，劝民农桑，特别重视教育。曾“捐廉八百余金”，在高牙场仙池坝购置“仰天窝”学田，对成绩优秀的读书人课以重奖，被学子称为“国公课”。两年后，他第三次调离江津。

清光绪二十五年（1899年），国璋卒于四川内江县任上，时年61岁。江津百姓得知噩耗，无不痛悼。百姓将其牌位列入东门外莲池旁“遗爱祠”，钟云舫等人纷纷撰写挽联悼念。

治印警醒自己

国璋不仅为官清廉，而且诗书传家、爱好金石。其父庆云（江西盐法道）、伯父庆安（河南开封府理民同知）、弟弟国炳（内阁侍读学士）和国裕（清光绪癸未科进士）皆以书法闻名。国璋的书法学自著名书法家苏灵芝，颇有建树。

2008年，笔者在媒体上发表关于国璋的文章后，上海某著名医院医学博士赵永国给我发来了国璋治印的照片。赵家与国家是世交，赵博士与国璋后裔交往甚密。赵博士说，此印是国璋第三次任江津知县时的作品。

此印篆字：“吏不畏吾严，而畏吾廉；民不服吾能，而服吾公。公则民不敢慢，

